

中原收藏



博山薰炉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是在奴隶主贵族逐渐衰亡、新兴地主阶级从酝酿到正式走上历史舞台这一重大历史转变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阶级力量的对比,在青铜铸造业上也有着深刻的反映。周商时代铸造铜器者主要是王室大臣,而这时王室大臣铸器大减,各诸侯国则普遍开始铸造铜器,不仅大的诸侯国晋、楚、齐、鲁、吴、越、秦等国铸器,而且许多小的诸侯国也铸器,如徐、江、黄、莒、都、邓、蔡、许、陈、滕、薛、邾、郕、杞、祝、苏、宋、卫、鲁、虞等国的青铜器都有发现。

两汉时期的薰炉是一种焚香的用具,不少薰炉在制作上非常考究,外表鎏金或错金银,显得异常高雅瑰丽。博山炉形制一般是半圆形腹,尖状盖,盖呈山峦起伏状,山上有镂空及浮雕的人物、鸟兽。

此薰炉作为博山形,上立一只鸟雀,下面的支撑作羽人形。羽人跪坐在由四只辟邪环绕而成的基座上,背生双翼,两只大耳向外伸出,下垂长髯,这种形象十分少见。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散文

在陌生的城市暴走

王太生

听起来有些不雅,在陌生的城市暴走,其实就是两只脚板交错的身心流浪,从一种生存天地,打量另一种生存天地。

梁实秋解释他一个人的游走,“不需要伴侣,东望西望没人管,快步慢步由你说,这不但是自由,而且只有在一种时候才特别容易领略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种‘分袂苦’的味道。”对于文人,是一段不紧不慢地散步。

暴走的时候,不必考虑身上衣衫是否华贵,不在意脚力高低的神情举止,更不在意别人的眼神。无论是昂首阔步,趾高气扬,还是汗流浹背,饥肠辘辘,重心向前,没有人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别人,踩着并不熟悉的街道,在嘈嘈切切的陌生语境中,你沉默着,敞开心襟,人流中,像一条鱼向前游去。

在陌生的城市暴走,最好是在一个雨天。迎着纷纷雨丝,朝江边走去,清澈的江流中倒映着这座城市或繁华或安静的清晰倒影。辨识一方码头的兴起,城池人烟聚集的秘密。

在陌生的城市暴走,最好选择春天。这时候,春和景明,城市上空,飘浮着一只风筝,不知线牵何手?许多人站在树下仰望,做一个“花痴”。

在陌生城市打量别人的生活,是隔着一段距离观察自己。看别人行色匆匆,你却神态悠然。慢悠悠地走进路边小店,漫不经心地买一包烟或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当日报纸;一头钻进菜市场,超市,里弄深巷,那些平民烟火生活最本真的地方,感受小巷深处的敲门声;听两个女人用当地方言说别人闲话;欣赏不远处一根电线杆下,相拥男女的恋爱油画。

暴走的城市,最好是上海。你能发现繁华东方大都会与广袤乡村的貌合神离。许多年前,我坐船到上海,曾看到从苏北夜航船挑下来的鸡鸭鸭,沿十六铺交错的路网,一路鸣叫着流向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

暴走的线路,漫无目的,在城市的血液中穿行。三年前的一天,我从南京西路往静安寺方向,踽踽独行。一抬头,常德公寓就在眼前了。就这样一个冬日下午,与张爱玲不期而遇,我在这栋公寓门前,停下脚步。我想象着公寓里的生活,房间里,天花地板、壁炉、嵌色门窗,以及桌上那盏泛着铜绿质地的台灯、一支静谧的派克金笔……

在陌生的城市暴走,更多的是打发等待离开的时间。闽北小城的某个夜

晚,我曾归心似箭,滞留等待夜行车的间隙,向夜色深处走去,我惊异于陌生之外,另一种生活节奏安逸、恬淡的熟悉时光。

暴走,考验一个人脚力和耐力,领略金圣叹“不亦快哉”的妙趣,某年夏盛,“赤日停天,亦无风,亦无云”。在武夷山旅行,同行的有位红衣胖帅哥,挥汗如雨,气喘如牛,一屁股瘫坐在山道上,再也没有平时的衣衫熨帖平整,敞开心襟,袒胸露乳,手捧一瓶高价冰镇矿泉水,凉风入怀,边喝边抒发感慨,喝,再不喝,还要死啊,逗得同伴不禁而乐。

曾经,我也是个暴走男。20多岁时,我开过一书店,那时拮据,天未亮时,出门坐车到另一座城市进货。出了车站到批发市场,我往往会省下十块钱的运费,选择暴走。我撒开双腿跑啊,跑。四五公里的路程,半个小时的功夫,不知不觉就赶到目的地。我一边在人群熙攘的都市里穿行,我一边看异乡的街景。真怀念我的暴走时光,那些体魄和充沛精力哪儿去了?我的青春,一去不回。

在陌生的城市暴走,带着一种欣赏和毋庸置疑的目光,将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置身于是非纷扰之外。



南岸(国画) 邓子敬

新书架

《剩者为王 I、II》

王莉莉

本书女主角盛如羲,1980年出生,女,未婚,一个典型的现代剩女。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迟迟没有对象,孤单一人。同样情况还有盛如羲的好友汪岚和章聿,这样三个精英职业女性面对事业和爱情的天平,面对年龄的增加而带来的身价下跌,面对催婚的父母,面对各种迥异的相亲对象,展现出了当下女性多彩的人物性格和他们处在这样一个剩女的境地的独特的爱情观。这时年轻男子马赛的出现,对盛如羲又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故事将慢慢展开盛如羲对爱情、生活、事业等众多问题的心理,向我们展示大龄熟女辛辣尖酸的内心剖白。

名人轶事

林肯与继母

王道清

美国总统林肯八岁丧母,过了一年,他的父亲汤姆又娶了一位妻子,名字叫莎腊。莎腊来时,除带来了两个儿女外,还带来了一条鸭绒毯子、几个鸭绒枕头。

新母亲为孩子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林肯姐弟洗个热水澡。晚上,她把林肯姐弟睡的玉蜀黍梗垫子撤掉,给他们换上了鸭绒枕头和毯子。林肯那又黄又瘦的小脸露出了笑容。

林肯很爱读书,莎腊虽然没念过书,可她全力支持林肯学习。林肯后来成了律师,又参加了总统竞选。莎腊赶到城里,想看看林肯,她为了不妨碍他,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中,望着作讲演的林肯。林肯看到了莎腊,马上从马车上跳下来,与莎腊拥抱。莎腊从不掉眼泪,但当林肯当选总统时,她激动得哭了起来。一八一六年冬,林肯赴任总统前,冒着风雪回乡与莎腊告别。

四年后,林肯遇刺身亡。当人们来探访莎腊时,她重复了她以前对人们说过的话:“他(指林肯)从来不曾对我说过一句使我难堪的话。”林肯当选总统后曾经这样说:“我的一切都属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慕名来到神往已久的岳阳楼,我登楼远眺,眼界大开,襟怀为之一振。说实话,如果没有范仲淹极具“诱惑力”的《岳阳楼记》,我肯定不会千里迢迢来瞻仰此楼,尽管范仲淹终其一生也没来过此地,却留下了一篇千古美文,我要感谢他的想象力。

楼因文名,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传统特色。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得益于王勃的《滕王阁序》;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得益于崔颢的《黄鹤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得益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而岳阳楼的名声大噪,当然要归功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最为奇特的是,写前三楼的名篇,都是作者亲临现场的由景生情,掩卷成文,而《岳阳楼记》的诞生则完全是范仲淹想象力的结果。

还要感谢滕子京,一是感谢他不为贬谪而垂头,励精图治,群策群力,带领众人重建了岳阳楼;二是感谢他“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的远见卓识,力邀千里之外的范仲淹为楼作记。如果再退一步说,其实重建岳阳楼算不了什么,只要有足够银子就行,因为岳阳楼在1700余年的历史中屡修屡毁又屡毁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余次。而范仲淹的雄文,那可是千年难求,百世无双,价值无可估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坐在河南邓州的百花书院,面对老友滕子京的来信和随信寄来的《洞庭晚秋图》,心情激动,浮想联翩,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明代诗人梅鼎祚曾作过一首“半”字诗:“半水半烟著柳,半风半雨催花。半没半浮渔艇,半截半见人。”全诗句不离“半”字,读来朗朗上口,韵味深长。其实,“半”字诗,在我国诗坛偶尔还可以见到。古时有个名叫李歌振,号密庵的文士,曾用《西江月》调作过多首《半歌》,读起来也很耐人寻味。词云:“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悠闲,半里乾坤展。半席半村舍,半山半水田。半耕半读半经纶,半士半民烟眷。半雅半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衣裳半素半轻鲜,肴饌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一半让与人间。半思后德与沧田,半自问何如见。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词作者大概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之后,而归纳的对于为人处世的理解,它代表了古时一部分人的处世思想。

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一生写了3000多首歌词,其中有不少为经典之作。有记者访问他时,询问其创作的甘苦时,庄奴以一首打油诗作了绝妙的回答:“半杯苦茶半支烟,半句歌词写半天,半夜三更两三点,半睡半醒半酝酿。”四句诗嵌入了八个“半”字,可称其为一首难得的“半”字妙诗。

有趣的是不仅有“半”字诗,还有“半”字联。民国时,湖南石门袁少枚建筑了一所冠名为“半闲园”的庭园,在其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半市半乡,半读半耕,半士半医,世界半少全才,故名曰半;闲吟闲咏,闲弹闲唱,闲斟闲酌,人间尽多忙客,而我独闲。”上联点明园子的地理位置,主人的身份

随笔

范仲淹的“想象力”

陈鲁民

膀。先是想景,“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阴天时,“霨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晴天时,“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再是抒情,“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继而言志,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想象力,对于一个作家、诗人是非常重要的,没此基本素养,就吃不了写作的这碗饭。范仲淹的想象力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想象力帮他写出了岳阳楼的地形地貌、自然风光,写得绘声绘色,我们读来如临其境。然而,更重要的是,范仲淹具有高尚情操、远大理想和清白气节,如此,才能言为心声,有了文章最后一段的高度升华,才能有诸多名句的不胫而走,流传千古。其实,在范仲淹之前,还有很多文人骚客都曾在岳阳楼留下笔墨,李白有“楼观岳阳尽,川回洞庭开”;杜甫有“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等,文不谓不美,词不谓不精,但范仲淹一句“先忧后乐”便把他们都比下去了。差别就在于思想境界,王国维曰:词有境界自成高格。同理,文有境界其势必宏。

仅面对一纸图画,范仲淹就能写成传世美文。今天的作家诗人,面对火热生动的现代生活,丰富多彩的千人千态,还有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光怪陆离的红尘万象,也理应写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皆有的精品力作。这需要深入生活,观察社会;需要生花妙笔,苦心孤诣;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心骛八极,神驰四海。更需要有伟大的襟怀抱负,吞吐天下,心系黎元,而这才是我们和范仲淹的最大差距。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工夫,品德修养不到家,心性猥琐,情趣低下,即便天天住在岳阳楼里,时时面对洞庭湖,也写不出《岳阳楼记》那种千古雄文。

文苑撷英

“半”字诗和“半”字联

夏吟

职业,交代了取名冠“半”的独特用意;下联借以寓意个人的秉性涵养和审美情趣。读来极有意思。据说宋代佛印和尚与苏东坡在广东某地游玩时,佛印见景生情,吟出一句上联:“半边山,半条路,半溪流,半半道。”苏东坡冥思苦想,终不能对出下联,就请人刻碑于此,供后人出对下联。李调元任广东学政时,见到此碑后,也是触景生情,对出了下联:“一块碑,一行字,一句成联一句虚。”下联的工整贴切,令人叫绝。据《清稗类钞》载,慈禧一次看戏后,说:“我有一个上联:‘半喜半年半’,谁能对出下联,我有赏。”一个年轻人跪拜道:“小人‘对’三春三月三。”慈禧大喜,立即赏银三百。

于莉莉心想:完了。这个杜丽娘再怎样再现代,也不能是这样的后现代法呀。

不过,于莉莉再想也就想通了。像徐丽莎这样的女孩子,哪里还能体会到闺怨呵。杜丽娘在花园里游园寻春的时候,徐丽莎还在床上睡觉。徐丽莎过的是夜生活。徐丽莎眼里的花园是个适合于勾引男人的地方,是施展才华的战场。徐丽莎的饮料是酒,是咖啡,是让人内心膨胀的液体。至于男人,杜丽娘为了一个柳梦梅幽怨而死,徐丽莎可是到处对人,她十六岁就有了第一个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在她后面排成了长队。徐丽莎有个比喻,不是有的男人说女人就像衬衣吗,那么徐丽莎就觉得,男人则像徐丽莎脖子上的丝巾。是脱是卸,是用还是扔,丝巾岂不是比衬衣更方便、更无所谓吗?

于莉莉知道,这个一门心思要往前冲的女孩子,身上充满了大街上新人类的特质。本色倒是本色,可弄不好,《红白喜事》很有可能就要砸在她的身上。

于莉莉把这个担心和张先生说了。张先生最近也在烦闷,张先生也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件棘手的事情还不是张先生一个人可以解决的。还必须联合姚先生。必须依靠两个人的力量——力量是温暖的。它们来自两个其实最陌生最冷漠的人。但力量的本身仍然是温暖的。

张先生听完于莉莉的话,撇了撇嘴。然后就把自己碰到的那桩棘手事简单讲了讲。在他们两个共同走过来的这很多年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张先生讲了一句,后一句于莉莉就懂了。有些时候,张先生甚至只要讲上半句,或者是一个凛冽而简短的眼光。

徐丽莎的事于莉莉后来再没对张先生说过。于莉莉清楚得很,这是桩小事情,特别是在张先生必须借助姚先生力量的时候,这就更是桩小事情。虽然姚先生未必真把徐丽莎放在心上,但仗边风的力量是很难说的。特别是对于姚先生这种好色的人。因小失大总是愚蠢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于莉莉在《红白喜事》中投入了大量资金,万一真的让徐丽莎坏了事?于莉莉有些不甘心,但暂时又没有扭转局面的可能性。而这几天,小姑娘徐丽莎还很有些得寸进尺的味道。媒体过来采访,徐丽莎好几次口出狂言,大有要取代于莉莉的势头。

于莉莉觉得,“鸽子烧茼蒿”是种奇特的菜。如果把它正儿八经地放上桌面,众人齐声哗然,倒难免有些作秀的意味。就像她莉莉这个有些像交际花的名字。张扬的。外面看起来挺好看的。甚至,还会感觉俗艳的。只有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抽香烟,另加一小杯质地温和的清酒。然后再慢慢地吃上份“鸽子烧茼蒿”。

那些茉莉花散落在,其实不大。如果心平气和地看待它们,还会感觉到,在它袭来的香气后面,还有着一股青涩的苦味。

于莉莉喜欢那股青涩的苦味。这天于莉莉事先没和彪哥打招呼,就一个人找了个小包间,点了菜,点了酒。吃完以后,于莉莉下楼,在天下第九楼的大厅里转了一圈。

连载

让世界聚焦中国,聆听中国的声音,我们为它奋斗了十年。

2008年,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施瓦布主席握着我的手说:“成钢,10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和你的贡献分不开。”他的这些话,是对我十年达沃斯生涯最好的鼓励和肯定。

同时,我还有另一个明显的感触。我在达沃斯见到的政商领袖们,很多人都曾在过去一年间与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峰会前,接受我们的专访。中国正在成为他们最热衷走访的国家之一。所以,达沃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依然只是一个传说,你依然可以迷恋它,向往它,但对它的神化和迷信,却是大可不必了。北京也是东方的达沃斯。

华盛顿管不了华尔街  
笨人管聪明人,永远管不住——这是我所说的金融危机的本源。

一位美国金融企业高管曾对我说:“无法,华盛顿永远无法监管我们,华尔街的巨额财富,吸引的都是我们这些美国名校毕业的智商最高的人才,我们在一起总会设计出合乎法律但又钻法律空子的金融产品和机制,监管者的智慧赶不上我们,只能事后诸葛亮,但已经来不及了,等新的监管来临,损失已经造成,我们的钱也挣完了。”

事情要从华尔街说起。2008年秋天,一场危机从华尔街引爆,逐渐扩散至全球,正如小布什当年所言:“华尔街喝醉了酒,让全世界都跟着头疼。”时至今日,每个人依然还在为这场灾难买单,包括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因此坐牢或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因为发生在华尔街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笨人制定的规矩,永远让聪明人有空子可钻,反过来令笨人束手无策——这就是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关系的写照。华盛顿管不了华尔街,已成共识。

1987年,一部名为《华尔街》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将美国金融市场的“内幕交易”体现得淋漓尽致。“Gree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is good.”(贪婪不好听,却是好东西。)出现在电影里的这句话,被评为“100句最伟大的台词”之一。电影讲述的是金钱的诱惑与道德的良知之间的博弈,但它的直接效果,就是令全世界想要发财和出人头地的聪明人都涌向华尔街,当然也包括中国人。

直到2008年那场危机爆发前夕,“华尔街”在国人心目中始终是世

于莉莉冷眼看着,心想这小姑娘不知天高地厚,张狂得很,毕竟还是块嫩姜。但心里的怨怒难免又增添了几分。

于莉莉另外的烦心事,就是与张先生的关系问题了。

张先生是有家眷的。这个于莉莉多年以前就知道。于莉莉倒并没有什么非分的想法,比如说,张先生离婚,再和她结婚什么的。年轻时也是酒,是咖啡,是让人内心膨胀的液体。至于男人,杜丽娘为了一个柳梦梅幽怨而死,徐丽莎可是到处对人,她十六岁就有了第一个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在她后面排成了长队。徐丽莎有个比喻,不是有的男人说女人就像衬衣吗,那么徐丽莎就觉得,男人则像徐丽莎脖子上的丝巾。是脱是卸,是用还是扔,丝巾岂不是比衬衣更方便、更无所谓吗?

于莉莉知道,这个一门心思要往前冲的女孩子,身上充满了大街上新人类的特质。本色倒是本色,可弄不好,《红白喜事》很有可能就要砸在她的身上。

于莉莉把这个担心和张先生说了。张先生最近也在烦闷,张先生也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件棘手的事情还不是张先生一个人可以解决的。还必须联合姚先生。必须依靠两个人的力量——力量是温暖的。它们来自两个其实最陌生最冷漠的人。但力量的本身仍然是温暖的。

张先生听完于莉莉的话,撇了撇嘴。然后就把自己碰到的那桩棘手事简单讲了讲。在他们两个共同走过来的这很多年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张先生讲了一句,后一句于莉莉就懂了。有些时候,张先生甚至只要讲上半句,或者是一个凛冽而简短的眼光。

徐丽莎的事于莉莉后来再没对张先生说过。于莉莉清楚得很,这是桩小事情,特别是在张先生必须借助姚先生力量的时候,这就更是桩小事情。虽然姚先生未必真把徐丽莎放在心上,但仗边风的力量是很难说的。特别是对于姚先生这种好色的人。因小失大总是愚蠢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于莉莉在《红白喜事》中投入了大量资金,万一真的让徐丽莎坏了事?于莉莉有些不甘心,但暂时又没有扭转局面的可能性。而这几天,小姑娘徐丽莎还很有些得寸进尺的味道。媒体过来采访,徐丽莎好几次口出狂言,大有要取代于莉莉的势头。

于莉莉觉得,“鸽子烧茼蒿”是种奇特的菜。如果把它正儿八经地放上桌面,众人齐声哗然,倒难免有些作秀的意味。就像她莉莉这个有些像交际花的名字。张扬的。外面看起来挺好看的。甚至,还会感觉俗艳的。只有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抽香烟,另加一小杯质地温和的清酒。然后再慢慢地吃上份“鸽子烧茼蒿”。

那些茉莉花散落在,其实不大。如果心平气和地看待它们,还会感觉到,在它袭来的香气后面,还有着一股青涩的苦味。

于莉莉喜欢那股青涩的苦味。这天于莉莉事先没和彪哥打招呼,就一个人找了个小包间,点了菜,点了酒。吃完以后,于莉莉下楼,在天下第九楼的大厅里转了一圈。

水姻缘

朱文颖 著



张先生的一个虚无。

这天中午,于莉莉戴着黑墨镜,穿着黑衣服来到了天下第九楼。于莉莉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于莉莉就想吃点花宴。特别是那个“鸽子烧茼蒿”。

于莉莉觉得,“鸽子烧茼蒿”是种奇特的菜。如果把它正儿八经地放上桌面,众人齐声哗然,倒难免有些作秀的意味。就像她莉莉这个有些像交际花的名字。张扬的。外面看起来挺好看的。甚至,还会感觉俗艳的。只有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抽香烟,另加一小杯质地温和的清酒。然后再慢慢地吃上份“鸽子烧茼蒿”。

那些茉莉花散落在,其实不大。如果心平气和地看待它们,还会感觉到,在它袭来的香气后面,还有着一股青涩的苦味。

于莉莉喜欢那股青涩的苦味。这天于莉莉事先没和彪哥打招呼,就一个人找了个小包间,点了菜,点了酒。吃完以后,于莉莉下楼,在天下第九楼的大厅里转了一圈。



从里根政府时期开始,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管控。201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则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大量的佐证。影片创作者对很多重量级人物进行专访,从美国政府高官到华尔街银行家,从金融分析师到大学教授,甚至包括新加坡、中国、法国的政府官员,央视财经频道的《第一时间》还非常荣幸地在片中闪过一个镜头。

特纳勋爵对“金融市场自由”的理解我很认同。

在影片中,华尔街不断游说政府相信“看不见的手”,相信“越自由越好”;雇用最有名的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从学理上证明应该进一步放宽监管,供给他们高额回报;同时给政客提供极具诱惑的个人利益,争取自由空间。

我曾就这个问题,向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Lord Turner)请教。“勋爵”这种称谓是英国人的“封建残余”,直译过来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躺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按说进入21世纪我们不该再喊“老爷”,但是出于礼貌,喊一声倒也无所谓。特纳勋爵认为“相信自由市场”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思潮,人人都这么想,政府同样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不只是为了利益而向华尔街让步。相比简单的“明谋论”,我认为他给出的是一个更为恰当的解释。思潮不违反法律,但历史就此改写——金融业从那个时期开始,脱离了正常的轨道。